

那年村长家盖新房让爹去帮工,不知怎么一面山墙突然倒了,爹被实实在在地拍在里面……娘找村长要个说法,村长两手一摊说,总不能赖我把墙推倒的吧?无奈的娘,只好乡里县里的来回跑。仅半年光景,娘就把家底——那几亩上好的果园全扔在路上了。后来,娘不想“跑”下去了,也没力气再“跑”了,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狠心,把儿子丢给爹,自己到别的地方“打拼”去了……

爷只好重操旧业,靠做豆腐供养孙子。
孙子叫秦辉,是爷给起的。可爷从不叫孙子“大号”,张口闭口的就是“小兔崽子”。爷管教“小兔崽子”可不是骂上两句儿,或者吓唬一下就拉倒了,爷得让他受些皮肉之苦,不然的话,小兔崽子是不会长记性的。

在秦辉的记忆里,挨爷打最让他刻骨铭心、痛彻心扉的总共有三回。
第一回是逃学。

离村5里外的小学,是个被秫秸篱笆圈在里面的两间陈旧的土房,没有操场,桌凳也不齐整。一个老师,10多个学生。秦辉上学时,要经过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,然后过一座桥。这桥是用树干和枝条搭建的,像爷弓起的腰,走上去有些晃,曾有孩子从上面掉进了嫩江。还要爬过一条缓而长的坡。这坡是个风口,刮起风来,那黄沙就遮天蔽日的。爷只接送过秦辉两次,就撒手让秦辉自己上学了。爷说,别跟我撅嘴,不穿豁裆裤就是爷们儿了。你个小兔崽子……那天,秦辉还没走出盐碱地,肚子就叽哩咕噜起来,像是有屎,一路上蹲了三四回。赶到学校的时候,快上完第一节课了。秦辉怕老师罚他在日头底下站着,便躲进附近的秫秸垛里,扎起了蛔蛔笼子……爷打他时,是把他按在炕沿上,扒出屁股用竹板抽。那是只半拊来宽、一尺多长的竹板,平时就放在炕席下面,爷伸手就摸得到。爷每抽一下,问一句小兔崽子还逃学不?爷是不听秦辉理由的,不管为啥,逃学跟撒谎一样,都不诚实,不诚实的孩子就该打。直到秦辉哭喊着再也不敢逃学了,爷才罢了手。

第二回是记仇。
村长的老儿子叫金贵,比秦辉大两岁,是同学。金贵胖墩墩的像只狗熊。有一回,金贵截住秦辉,说走不动了,让秦辉背他几步,要不就扒秦辉的裤子。秦辉使出全身力气,只能踉踉跄跄地挪动着。金贵要秦辉跑起来,于是他在秦辉的背上手蹬脚刨地喊着“嘚驾,嘚驾”,还用

柳树条子劈头盖脸地抽他。秦辉实在忍受不了了,一闪身把金贵掀到地上。金贵爬起来就把秦辉压在身下,一顿拳头,把秦辉打个鼻青脸肿,还扬言让他爹用大喇叭满村子喊,不准别人买秦家的货,让爷做的豆腐臭在家里……秦辉把这些说给了爷。爷揉着秦辉脑袋上红肿的包说,往后你就躲着他点儿,惹不起还躲不起吗?爷,你瞅着,有那么一天,我非让金贵他们全家给我跪下叫爹!秦辉咬牙切齿的样子,让爷猛然一哆嗦。爷扳过秦辉的脸问,小兔崽子,你真这么想的,啊?秦辉抹了把泪说,爷,没好根就没好苗,金贵这犊子跟他爹一样,就会欺负老实人,这个仇我非得记一辈子……给我闭嘴!爷大吼一声,好你个小兔崽子!爷从炕席下面摸出了竹板,让秦辉把手伸过来,爷用竹板抽秦辉的手掌。爷说,咱秦家的



家道

□刘文忠

子孙没一个是小肚鸡肠的,小孩子说的气话你也记在心上?没出息的东西!爷打你就是让你知道,做人要学会担当,要宽宏大量,啥时候心都得放正……

第三回是不想考大学。
放寒假的时候,有一天秦辉动情地对爷说,高中毕业了业就回来伺候爷,把爷做豆腐的手艺承接过来,靠自己的勤劳,让爷好好享几天清福。这些年,爷为了供秦辉念书,没睡过一个囫囵觉,没吃过一口像样的饭菜。看着一天老似一天的爷,秦辉实在受不了。见爷怔怔地瞅着他,秦辉流着泪说,爷,不这么做,我会一辈子不安的。爷长长叹息了一声,像是叹息秦辉怎么还说孩子话。吃过晚饭,爷叫了声“秦辉”。这是爷第一次没叫他“小兔崽子”而叫他“大号”。秦辉的心猛地一颤,爷不再拿他当小孩子了。这一刻,秦辉意识到,饭前对爷说的那些话,爷是很烦的。秦辉知道爷要做什么,便给爷跪下了。爷说,秦辉,把你先前的话再说给我听听。秦辉酸楚地叫了声爷,低下了头,接着后背就重重挨了一竹板。爷说,供你念书是图你回报爷吗?秦辉,爷是要你有个出息,将来带

一块儿。当时,这件事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,遂把这次事件作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反面教材,一教就是几十年……这次聚会见到达林,怎能不令我回首往事呢?

那天下午,达林乘飞机从北京赶过来,又约了两个当年的班干部,到我家来拜访。他穿着一身粗毛呢套装,剪着很短的小平头,50来岁的人了,看起来还很精神,比当年淘气的时候文雅多了。达林进门见我和老伴儿坐在沙发上,就“扑通”一声跪在我面前,眼泪像散落的珠子般流下来,哽咽着说:“邢老师,当年让您费心了,真的对不起!我毕业后仗着根正苗红,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,苦练3年,转业后当了蒸汽机车的司机,每天烟熏火烤,那时才明白不学习是个错误。万幸的是,我跑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,结交了许多俄罗斯朋友,两地货物互通有无,做点买卖,掘到了第一桶金。现在,我在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开了一家贸易公司,生意很火……”我马上把他扶起来,拉着他坐到我身边。

在讲坛这个方寸之地,我度过了40多个寒暑,从初中一年教到高中三年,来来往往折腾了六七十个来回。教过的学生数以万计,但是像达林这样淘气、惹是生非的学生,还真没有几个。而像达林这样的学生,30年后在恩师面前跪着承认孩儿时错误的,当然也是唯一的一个。达林跪在我面前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深刻检讨着自己。我的大脑在不停运转,在教过的学生中,哪一个没有错误,怕就怕他(她)不像达林这样,敢于公开承认,并能彻底的改正。看到达林今天的表现,我才悟出:“这才叫真正的‘浪子’回头——金不换呢!”

领全村过上像样的日子。爷的竹板每一次落在秦辉的脊背上,都发出山一样的轰鸣,秦辉的脊背该是一座山。
那天,秦辉第一次给爷打了洗脚水,也是第一次给爷洗了脚……

大学一毕业,秦辉就报考了“村官”。秦辉事先没跟爷商量,是自己选择的。秦辉自信,这个选择,爷一定会认可的。秦辉上任的头一天,爷带着秦辉去给爹上坟。爹的坟在村东头的朝阳坡上,对面是滚滚的嫩江,身后便是这个让秦辉既爱又恨的家。秦辉跪在坟前,摆上祭品,燃了3炷香,喊了声爹,便哽咽起来。爷对秦辉说,要离开家了,把心里话跟你爹唠唠,他听得见。秦辉沉默了一会儿说,爹,儿子长大了,当上了村官。爹,儿子向你保证,我会踏踏实实地做人,实实在在地做事,不再让像你这样的人受冤屈,不再让更多的像我娘的娘,出去奔生济;我会想办法让留守的孩子感受家的温暖……秦辉给爹磕了3个响头。

爷半夜就起来了,用那盘手推小磨磨出豆浆,精心制作了一些豆腐,还贴了几个苞米面的大饼子。这是爷为秦辉饯行的饭菜。爷是让秦辉记着,咱是农民的子孙,吃的是五谷杂粮,啥时候都不能忘本。

爷一直把秦辉送到村口。分手时,秦辉眼里闪动着泪花,默默地看着爷。爷说,放心去吧,爷的身子骨硬朗着呢,爷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秦辉深情地说,爷,我有个请求,能把那只竹板传给我吗?秦辉,爷等的就是你这句话!爷颤抖着从怀里摸出那只竹板来,说,秦辉,别当这是块竹板子,这是咱秦家的“家道”呀,是我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。我爷用它整治我爹,我爹用它整治我,我又用它整治你爹……就靠这个家道,咱秦家几代没有一个走歪的人……记住爷的话,一家没了家道就无法无天了。

秦辉郑重地接过“家道”,深深地给爷鞠了一躬,迈开坚实的步伐,走进了清晨的那片霞光里。

望着秦辉远去的身影,爷流下两颗滚烫的泪,说了句:你个小兔崽子……

"清廉鹤乡"优秀廉政文化作品



年味

金良快摄

鹤乡无处不恢宏

造福子孙万世歌

万里风电谱新篇

千楼万楼颂鹤城,
新街彩巷起诗风,
松嫩涛涌连天际,
鹤乡无处不恢宏。

面对早魔愚公多,
碱地沙包开新河,
引嫩入白千秋业,
造福子孙万世歌。

电柱飞轮碧海间,
哟呀歌儿街远山,
日夜抒怀千山动,
万里风电谱新篇。

瀚海八百碧涛涌

嫩水千里送绿波,
洮河飞浪唱金歌,
瀚海八百碧涛涌,
天南地北颂和谐。

鹤乡新歌四题

□李闻方

士

别

三

日

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”,这句人人皆知的名言,是先哲们千百年来的精辟总结。我拿前4个字当标题,是因为笔下的这个“士”。曾经当过我的弟子,中学毕业至今,已30多年了,还能算三日吗?这样的标题别有一番情趣。这次是因为我教的毕业生中有几个成功人士,想重温当年青春岁月,搞一次师生大聚会,才把散居在祖国各地的,乃至生活在国外的同学都召集回来。

其他的人毋须赘述,还是来写这个“士”吧。姓李名达林,据说他生于偏远的小山村,这个“村”名达林,他爸怕他长大忘本,遂取名达林。他在我班读书时,正值“文革”的复课闹革命后期。学生们打呀、杀呀的,还未玩过瘾,连上课都忍不住玩起来,达林是玩得最出彩的一位。他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儿,写起来足够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。

沧海虽大,取一瓢饮。单说那次上化学课,在实验室里做红磷实验。化学林老师怕课堂上闹出乱子,特约我这个有“疹人毛”的班主任,为他保驾护航,我只好听命。讲课之前,林老师郑重宣布“红磷”是世界上最易燃易爆的物质,在实验中你们就会了解和掌握它的习性,望同学们在思想上要重视起来。整节课同学们上得还算不错,谢天谢地总算结束了。

下课铃声一响,同学们像圈了一节课的小野马驹子一般,撒着欢儿地往外跑。我和林老师大声喊:“慢点儿,慢点儿!”可是有谁听你的呢。突然,门口一声炸响,接着浓烟冒起,不知哪位同学喊:“达林,你的棉袄着火啦!”我和林老师吓得脸都白了。赶紧跑过去,帮达林把棉袄脱下来。原来是他兜里偷装了红磷,在门口一挤……衣服烧坏不说,连肚皮也被烧焦了

白城日报广告业务电话

0436—

3323838